

戊集一

金元明

舊

小



既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舊小說目錄

戊集 金元明

- 一 祁忠毅公傳 趙秉文
適安堂記 趙秉文
二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三 游龍山記 麻革
四 朝元觀記 元好問
五 睡鶴記 李俊民
六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七 烈婦胡氏傳 王惲
七 何長者傳 胡長孺
九 陳孝子傳 胡長孺
一一 史母程氏傳 袁桷
一二 李節婦傳 揭傒斯
一三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
一三 張淳傳 元明善
一三 汴故宮記 楊奐

一三 一三 一三 一二 一一 九 七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二 一

- 鄆國夫人殿記 楊奐
平蠻記 陽恪
書王貞言事 虞集
書邢氏賢行 吳澄
序江漢先生生死 姚燧
工獄 宋本
烏寶傳 高明
秦士錄 宋濂
王冕傳 宋濂
危孝子傳 宋濂
杜環小傳 宋濂
李疑傳 宋濂
宋九賢遺像記 宋濂
蘭亭觴詠圖記 宋濂
劉燾孫傳 王稔
南宮生傳 高啓
胡應炎傳 高啓
書博雜者事 高啓

一五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七 一八 二〇 二〇 二二 二三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滇南慟哭記 王紳

三二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三三

祕錄 李夢陽

三五

唐珏傳 張孟兼

三六

書某節婦事 李東陽

三七

鐵厓先生傳 貝瓊

三八

義士楊景和墳傳 張翥

四四

槐齋先生傳 王鏊

四五

中山狼傳 馬中錫

四五

謝翱傳 胡翰

四八

胡義士墓表 胡翰

四九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慎

五一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五一

錢可大傳 梁潛

五二

一峯先生傳 陳旅章

五三

董癡傳 葛芝

五四

東遊紀異 董祀

五四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五六

壁盜 何景明

五六

阿留傳 陸容

五七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五七

崔鑑傳 吳桂芳

五九

記任公事蹟 劉鳳

六〇

阿寄傳 田汝成

六二

義虎傳 祝允明

六三

書二館人事 王世貞

六三

書應生事 王世貞

六四

雜記 申時行

六四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馮時可

六六

王義士芳傳 張椿

六八

邊城 魏溶

六八

王烈婦傳 歸有光

六九

陶節婦傳 歸有光

七〇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七〇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七一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七二

書里涇張氏妻事 歸有光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西門記 宗臣

記剿除徐海本末 茅坤

記王忠肅公翱三事 崔銑

李公子傳 陳繼儒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劉崧

四貞祠記 崔銑

徐文長傳 袁宏道

醉叟傳 袁宏道

拙效傳 袁宏道

一瓢道人傳 袁中道

邢布衣傳 文震孟

五人墓記 張溥

膠東二高士傳 周思兼

竹籤傳 顧大韶

孝女格天記 顧文亨

神鐘記 豐坊

七三

七三

七四

七五

八一

八二

八四

八六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〇

九一

九三

九四

九五

遼陽海神傳 蔡羽

核舟記 魏學伊

虎口餘生記 邊大綬

萬孝子傳 陳弘緒

沈華陽傳 范文英

歸潛志 四則 劉祁

續夷堅志 十則 元好問

老學叢談 五則 盛如梓

山房隨筆 五則 蔣子正

遂昌雜錄 九則 鄭元祐

湛園靜語 二則 白珏

山居新話 七則 楊瑀

隱居通議 三則 劉壎

真臘風土記 五則 周達觀

青樓集 十則 黃菜

吳中舊事 三則 陸友仁

拊掌錄 十三則 闕名

輟耕錄 二十九則 陶宗儀

九五

一〇一

一〇二

一〇五

一〇六

一〇八

一一一

一一五

一一七

一一九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七

一二九

一三一

一三四

一三五

一三八

舊小說 目錄 戊集 金元明

在田錄 一則 張定

一五三

龔起雜事 二則 楊儀

一五三

龍興慈記 三則 王文祿

一五四

東明記 一則 王泌

一五五

遜國記 二則 闕名

一五五

郊外農談 二則 闕名

一五六

沂陽日記 一則 闕名

一五七

西墅雜記 三則 楊穆

一五七

代醉編 二則 張鼎思

一五八

艾子後語 四則 陸灼

一五八

雪濤小說 四則 江盈科

一六〇

雪濤談叢 一則 江盈科

一六二

談言 一則 江盈科

一六二

應諧錄 四則 劉元卿

一六二

權子 四則 耿定向

一六三

先進遺風 二則 耿定向

一六五

枝山前聞 二則 祝允明

一六六

猥談 二則 祝允明

一六六

語怪 六則 祝允明

一六七

異林 二則 徐禎卿

一七一

翦勝野聞 五則 徐禎卿

一七三

幽怪錄 三則 田汝成

一七五

委巷叢談 一則 田汝成

一七六

見聞紀訓 二則 陳真謨

一七七

金臺紀聞 二則 陸深

一七七

震澤紀聞 一則 王鏊

一七八

莘野纂聞 一則 伍餘福

一七八

駒陰冗記 三則 蘭莊

一七九

南翁夢錄 一則 黎澄

一七九

中洲野錄 一則 程文憲

一八〇

蘇談 二則 楊循吉

一八〇

吳中故語 六則 楊循吉

一八一

蓬軒別記 二則 楊循吉

一八六

庚己編 三則 陸燦

一八六

續己編 四則 郎瑛

一八七

劉氏雜志 一則 劉定之

一八九

碧里雜存 一則 董穀

一八九

西樵野記 一則 侯甸

一八九

甲乙剩言 五則 胡應

一八九

前定錄補 二則 朱佐

一九一

病逸漫記 一則 陸鉞

一九二

高坡異纂 二則 楊儀

一九二

已瘡編 三則 劉玉

一九三

二酉委談 二則 王世懋

一九五

寓圃雜記 一則 王鐸

一九五

遼邸紀聞 一則 錢希言

一九六

閒中古今錄 二則 黃溥言

一九六

綵雪亭雜言 一則 敖英

一九七

兼葭堂雜鈔 二則 陸梅

一九七

霏雪錄 五則 鍾積

一九八

鷗林子 四則 趙鈺

一九九

焦氏筆乘 五則 焦茲

二〇一

赤雅 三則 鄺露

二〇三

學圃餘力 一則 姜南

二〇五

墨畬錢鏹 三則 姜南

二〇五

洗硯新錄 一則 姜南

二〇六

快雪堂漫錄 三則 馮夢楨

二〇六

筆塵 一則 莫是龍

二〇八

雲間雜志 十二則 李紹聞

二〇八

陶菴夢憶 三則 張岱

二一二

宦游紀聞 二則 張鼐

二一四

舊小說

戊集 金元明

● 祁忠毅公傳 并贊

趙秉文

公諱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海陵朝。續遷通奉大夫。太醫使。自以數被恩遇。欲自効。會後宮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卽上言諫。南伐。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滅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威謀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首營中都。民已罷困。興功未幾。復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嗟怨。此人。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吾雖有士馬之衆。恐無所施。是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之。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強兵以逞。誅戮諫臣。固天所以開

聖人也。越明年。世宗卽位於遼東。四年。詔贈公資德。復其田產。泰和初。詔定大臣諡。尙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德祁宰。以忠言被誅。至今天下慕義之士。靈傷厥心。是以世宗卽位。首贈以官。陛下仍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諡議之列。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諡。當時居高官食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洪深。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少愧矣。臣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諡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諡曰忠毅。醫師之職。視疾病。謹藥石。以決死生可也。至於諫諍。輔拂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公卿大臣所難能。而公以一身易天下之患。功雖不成。亦志士仁人之用心。噫。非烈丈夫。曷克臻此。贊曰。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如公者可謂近之矣。方海陵虐猜自用。忍戕其母。何愛於公。而區區納忠。以下劓上。卒餌虎口。身雖沒而名不朽。諡曰忠毅。不亦宜乎。

●適安堂記

趙秉文

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其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夫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于仕版。身不涉于行伍。足不跡于是非之場。口不涉于是非之境。未酉而寢。過卯而起。每興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詠風月。翫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爲何如。客曰。先生之爲適則一。其所以爲適則異。子以嵇康之適于鍛阮籍之適于酒。與夫聖賢之適于道。有以異乎。苟以適性爲事。則斥鷃無羨于天池之樂。桀跖無羨于顏冉之德。其于適性一也。而靜躁殊途。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爲事。苟以採山釣水爲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爲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

迹一也。自心迹之判。于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之水。升之則爲雨露霜雪。下之則爲江河井泉。激之則爲波瀾。之則爲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刊之石。客爲誰。澄陽趙某也。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厄而復亨。六籍厄于秦。至漢而復興。王道厄于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革擾。曲阜焚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于一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豈特一木哉。三年六月晦。門弟子趙秉

文記。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嘗侍先人西觀太華。迺還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鳥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遘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斷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遊焉。今年夏。因赴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決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

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淳澆者焉。洑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巔。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亦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冒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涉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有五里。兩嶺若歧。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鬱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巉岼巧闢。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峯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芒。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賓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司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

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概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辨蜂起。各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今不爲虐。分者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於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嶺。坐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峻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奇。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遊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儿之婉嚴。烏

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遊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彷彿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記。

朝元觀記

元好問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崢嶸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村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爲之關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願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致足樂也。

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尙冥福之可徵也。庀徒藏事。土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禋禴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廡。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郭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猥不振爲嫌。及其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隙。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壁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遊。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大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

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鍊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鳬。葛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仙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跹。過朝元之上。倚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唐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旣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元門臨濟之目。與吾幸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睡鶴記

李俊民

人之情有所甚好。有所甚好而不得。則必見似之者而喜。非徒好之。蓋感而有所得焉。濠梁之魚得之樂。山陰之鵝得之書。支道林之鷹與馬得之神俊。不有所得。夫何好焉。鶴鳴之好。鶴亦猶是也。鶴也者。物之生于天而異者也。其性潔而介。其聲亮而清潔。而介則寡所合。亮而清則寡所和。獨孤高自處。飛鳴于霄漢之上。豈求其異也哉。蓋天之所賦者異也。夫才高則無親。勢孤則失

衆鶴奚恤焉。若或矯情自挽。下同于頻頻之黨。變其常而喪其真。非鶴之德也。非鶴鳴之所好也。叔世道衰。天物暴天。思其所好而不得。逮丙申歲于新居之側。有隙石曰睡鶴。昔人取其似而名之。鶴鳴見其似而喜之事。與心會。豈偶然哉。三復觀之。其骨聳而奇。其背脊而偃。其頸宛而啄。箝若無意飛鳴者。雖沉潛靜默。有飄然物外之想。疑其孤高之過。爲衆所棄。而自晦歟。抑衛人之軒不足乘歟。鳥程之樹不足棲歟。將遺世遠舉。羽化而仙。此特其身化歟。不然何爲不飛不鳴。日游于睡鄉者乎。謂其果不能鳴。則陳倉之雞。胡爲而鳴耶。謂其果不能飛。則零陵之燕。胡爲而飛耶。吁。是時也。以飛鳴而望於鶴。不可。望于石。尤不可。姑以其似而又有所得。故感而爲之記云。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臥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鄉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

院。一日莫夜。待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憩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生爲男子。與其徒沈溺于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若有契於衷者。見于色。黎明乃召同志黃憫元帥者。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爾吾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是在是耶。恩拒不可。曰。爾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恩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閒一閑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爲。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掌加額曰。惟以必中爲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給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

偶墮馬。又何怪焉。因彊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願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首。挽其轡。時伯淵驂右。卽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尙能語曰。

反爲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個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礮崔立之尸。祭於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翼日奔宋。恩公佐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爲不多。至於表表獨見於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月。陽崔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尚死戰陣。其罵敵不屈。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陸親府烏古孫孛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謚甲午正月。蔡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殺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爲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于素官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爲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命之後。雖賁

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糖軀。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寇讎。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烈婦胡氏傳

王惲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挈胡泊二子南戍。聚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啗平左轡。曳之而去。胡卽抽刀前追。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劃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爲搃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嘻。胡柔儒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太山號婦。何壯毅哉。

何長者傳

胡長儒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爲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妄。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舶筭

庫不十年。贏羨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年。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逕。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卽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旣內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瀦水。又絕江淮。漕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

東阿往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與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意氣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爲事。勸瑄父子毋嗜進厚藏。以速禍。蓄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江南北二人夫婦父子施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旣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傅氏施天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卽建天澤院。爲大釜鬲。炊調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五六十人。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清疊散徒。敬德素履爲人信重。資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官爲設糜。仙林寺中。饑民殍者不爲衰止。敬德請杭好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人。又擇饑民得強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粥。夜鬻置大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爲次。列堂廡下。或溢。

出門外道上。相嚮坐。虛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食。無持則假與。兩夫舁一人執杓。挹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日鬻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三日止。八月十三日。凡七十日。饑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忿爭。奮臂大呼毆擊人。敬德詣其前。亟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聚遺幣。枯槁數十萬具。語在破衣傳中。夏爲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緇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中壽。今窮人無所賴矣。天澤院不復納雲水僧。饑疫棄尸如山。久莫爲掩云。

沈子南者。茗中故相裔孫。嘗爲義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執之如甌。得不死。歸客杭。猶存妻二女。貧甚。薪水傭就。急則如敬德告。必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祕其人。旣而假予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府。發廩勸分。恐弗暨。誓民死中而生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所嚴衛如大朝。

會儀旣謁。贊道之陞由阼階。端笏屏息。抑首僂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懽汝無子。救荒功多。賜汝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傳而九。臧應星父記於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糜食。已輒仆死。百步閒。饑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生。婺州顧籙米作糲。熟而塞之。約飢民旦由東門入。與之履。使之北門賦糴。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爲買薪蘇。旦洗沐。廣舍不過棲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死。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陳孝子傳

胡長儒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繇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潁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禋祀東朝廷上壽。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迪功郎。大母孺人。父天澤。澤民治詩。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旣屢試尙書。

禮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爲相。趙忠惠公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徼獨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廬深險處以避。一歲所病山中。斗龍才十三。已能奉飲。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己年。延父弗效。母盛也。尋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羣鴈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謂鴈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相與私謚澤民文節。參政文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持病服喪廬墓時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卽日與婦訣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爲。初澤民以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未周晬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尙不聽留。惴惴恐失。後聘鬻幣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嫡子它子以爲庶母衆母。

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斷子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於其父哉。長孺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甫母微亦杭人。產已去歸。旣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生己日始爲齊衰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浙西路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已。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教修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嫗於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爲兒時作伴侶。嬉遊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泣下。我方盛年。不識其語之爲悽楚也。亦弗問。何州有閒。兩夫昇若母竹轎西去。又折以北。與若母鄰者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卽入江東。又濟江踰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閒六年一夕舍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焉。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父時門。

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畜產貨財。張甚。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卽相遭於此。斗龍若請夫婦嘗死。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咨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視空蔓中。凡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以奉。啖卽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王至今茲尙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丈源山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斷葛藤根續食。死以葬。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饑。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

去年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爲孝弟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士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其言如右。胡先生曰。陳嬌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邱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嬌納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史母程氏傳

袁 楠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忍言也。夫朱禪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一聚。以刀悉刺之。迺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禪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禪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爲樞密使。嘗祖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蓋可悲也。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惟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